

奢望與本事

曾經，我有一個神一般的保姆，她在我家有着無與倫比的地位。

她只喝自己帶來的紅茶；她必須睡硬板床，柔軟的席夢思是萬萬不行的，因為擔心駝背；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吃用純碱而不是發酵粉做的手工饅頭；她每個禮拜天必須休息；她還對我的飲食作息嚴加管束，我在家做的事，得由她把關。

聖誕節前夕，我準備參加閩密的年終派對，惴惴不安了好一陣子才打定主意不告訴她，準備偷偷溜出去。當我化着美美的煙燻妝，穿着小禮服，拎着閃閃的小高跟鞋，貓着腰，企圖溜走時，身後響起幽幽的聲音：“小李，你這是要到哪兒去？下午3點我要出去，你得留在家裏照看寶寶。”

我果斷地洗掉了煙燻妝，脫下小禮服，放回小高跟，安安靜靜守着我的寶寶，成全了阿姨。

你問我為什麼要忍？因為除了她的脾氣，她是我見過的最卓越的保姆——她當得起“卓越”這個詞。

帶孩子對她來說完全是小把戲，除了所有帶孩子的基本功，她會撫觸會按摩，會拍嗝會治病，寶寶到點就睡醒來就吃，不哭不鬧心情良好，她就是一本關於孩子的百科全書。此外，她親手給我做固元膏，傳授我中醫知識，瞭解一切生活里的小竅門，拆洗窗簾、收納整理、熨燙衣服、燒菜做飯、讀書看報……除了不會英語，她的技能和

水準簡直是國際級的。

她的能力撐得起她的脾氣，所以，我心甘情願、百般佩服地忍了。

今天說起久違的她，是因為我收到一個問題，有朋友問我：“姐，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好？比如，讓老闆給我陸職，找到一個收入體面、心胸開闊的男人，擁有一群合意的朋友。”

她的期望可不低呀，簡直是一場關於人生的全壘打，所以，我想了曾經的神級保姆。



當一個人對生活提出要求的時候，生活也會對他提出反向要求，所以，比較現實的做法是，首先反復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領去滿足生活的要求，考察自己的能力與願望是否匹配，然後再給出問題的答案。

而清醒、客觀地認識自我，是個異常艱難和痛苦的過程。能夠坦然面對自我的渺小，承認自己的能力夠不上願望，願意把目標降低到一個可行的水準，是勇氣，也是智慧。

回到那個問題，怎樣才能獲得美麗人生？怎樣才能擁有好職業、好配偶、好朋友？

還記得《漁夫和金鱼的故事》里漁夫的老太婆嗎？她要錢，要大房子，要珠寶，要僕人，要當女王，可是最後，她一無所有——因為她的奢望遠遠超越了她的本事。

當能力與願望匹配，所有期許都是正當需求；當能力小於願望，所有要求便都成了貪婪的妄想。

我和我的神級保姆最終難免一別。在我的錢包趕不上她的工資增長要求後，我心痛地和她分開，心情之沉重猶如被人棒打了鴛鴦。我深深知道，我沒有本事再繼續擁有她，我的能力與我的願望不再匹配，只好放棄。

我換了一個月薪薪2500元的大姐。她帶孩子時就顧不上做飯，做了飯就來不及洗衣服，她看不了書讀不了報，自己的名字也寫得歪歪扭扭。但是，她每兩個禮拜才休息一天，每次休息，她老公都來到我家樓下高高興興接上她手牽手走回家；只要我有工作，她就毫無怨言地調整自己的休息時間配合我；我生病了，她實心實意地給我倒水、買藥、量體溫。

我喜歡她，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個人。而前面那個，是我高攀了，所以活該累。



單純與複雜

人要想活得快樂，一個必要條件是把自己所有的人際關係打造成單純的關係，不要陷入複雜的關係。

單純的關係無非涉及親人、愛人、友人，關乎親情、愛情、友情，人們赤誠相見，用不着化妝，所以輕鬆，所以快樂。

複雜的關係是摻雜了利益因素的關係，無論是牽涉到權、錢還是名，只要有這些因素摻進來，關係就不再單純、不再美好、不再輕鬆、不再快樂。

複雜的關係是並非發自內心的關係，並不是出于自然而然的吸引，而是心存芥蒂，或者有些勉強，有些不情不願。棄之可惜，食之無味。

複雜的關係是需要應酬的關係，需要經營的關係。

記得看福柯的傳記，其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有時去看他，兩個人幾乎什么都不說，只是在一個房間里默默相對，各做各的事，就很舒服，很愜意。這才是單純的、令人愉悅的關係。唯願自己此生只有單純的關係，沒有複雜的關係。

我有幾個對脾氣的朋友，幾乎每周都要聚一次，有話說話，沒話打牌。

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，我們的父母都在老家。每到冬天，我都接父母親過來享受暖氣。父母親愛熱鬧，我就常常把大家的聚會放到我父母親住的房子里。父母親果然很高興，不但給大家端茶倒水，有時候興緻高了，還能湊上一手。到了飯點，大家要出去吃，母親不讓，給大家做我最愛吃的菠菜面。

十幾年過去，我的父親走了，幾個朋友的父母親也都走了。我們也老了，每周聚會依舊，只是聚會的地方從家裏換到茶社，到了吃飯時間，可以點餐。

吃飯的時候，大家常會懷念我母親做的菠菜面，然後就羨慕我有福氣，回家還能叫一聲媽，媽還能給我做菠菜面。

應該是六年前吧，春節臨近，一個朋友在聚會時動情地說，我們的媽都不在了，你的媽就是大家的媽，這樣吧，我們一起請老娘吃個

朋友是酒

飯。我當然很感動，說有這句話就行了，不用專門請我母親吃飯。但是大家不聽我的話，還是請了。只是在稱謂上，大家都叫我母親為大娘。我一聽，心里很滋潤，加一個大字，有了尊敬的情意，同時又巧妙地把我與他們區別開來。從那開始，每到春節臨近，大家都要請我母親聚一回。

昨天又是我們和母親歡聚的日子，母親興緻很高，還喝了酒。回家的路上，母親說：“今日這酒，好喝。”

我說：“是真茅台。”

母親想了想說：“真的就是好。”又說：“你的這幾個朋友，也是真的。”

我說：“當然，相處十幾年了。”

母親說：“不在時間長短，水放十幾年還是水，酒放十幾年就是老酒了。”

我點點頭，沒有吭氣，心里說：“媽，你放心，我會一點一滴地珍惜。”



從寬處理

我們家的格言是，從寬處理。自穿衣服開始，該穿中碼的買加大碼，丟進洗衣機亂洗一通，再扔到干衣機烘干，噢，剛剛好，從來不用試身，省得煩。

時間上也要寬容，極少約人，因為未必可以準時。上午八時起床，慢慢磨，商量、考慮、探索到什么地方用午膳，往往延至中午才出門。

工作也是，長篇沒有題材，先寫短篇，結果寫了三十個短篇，長篇仍拖着。對自己真是寬容得無可再寬，延年益壽，全靠這樣。

那么，推己及人，對旁人也要有伸縮性。鐘點工家務做得不好，不要緊，替他做好；售貨員服務不周到，不予計較，到別家去。

換句話說，任何對生計沒有影響的事，我都可以得過且過，馬馬虎虎。

這一盤菜不新鮮不要緊，少吃幾口就好，反正過幾個小時，又要吃第二頓。這種小事，何必堅持原則，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，弄得神憎鬼厭，大家下不了台，整天都不高興。

最從容、最愉快、最省時的方法是從寬處理，這是我多年的處世經驗，切勿小覷。

母親被騙了。

早晨10點時，她急急忙忙地回來拿錢包，直到午飯時，她還沒有回來。我們邊吃邊等，終於，母親神情恍惚地回來了，進門的第一句話是：“總算到家了。”

原來，母親早上鍛煉時，遇到了一位中年婦女，主動與她拉家常。兩人相談甚歡時，來了另外一個中年婦女，自稱會看相，說我家最近有血光之災。母親嚇壞了，請她指點。她便說自己道行不夠，要找師父。母親回家拿錢，同時被她們叮囑千萬不要告訴家人，否則就不靈了。結果，她們開車把母親拉到附近的一個小區，一人拿走她的錢與戒指，去跟“師父”商量，一人陪她在樓下等。不久，陪她的人也藉故走了，母親又等了半個多小時才反應過來，自己被騙了。

異常拙劣的騙局。在我眼裏，母親一直是個謹小慎微的人。她從困難年代走過來，勤勞節儉，不會輕易把錢交到別人手中。父親埋怨母親又傻又天真，母親眼淚汪汪地坐在那兒。我只好打圓場，說一定是騙子用了迷藥。母親抬眼看我，想了想，便附和道：“騙子肯定給我下藥了。”

父親報了警。

下午，我去上班，父親賭氣要去醫院看病，母親只好一個人去派出所做筆錄。

讓膽小怕事的母親一個人去回顧那場夢魘般的騙局，我很不放心。勉強堅持到下午4點鐘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請假回去看母親。

下了大巴，我急匆匆地往家趕，卻看到前面是母親熟悉的身影，她身邊同行的是一個陌生人。我好奇，便悄悄地跟在她們後面。

“我大兒子在山東，二兒子在四川……”

母親語速很慢，帶着一點兒山東口音，談起自己的兒女，總是自豪不已。

到了家門口，母親與陌生人道別。我走上去，叫了一聲“媽”，本想問她做筆錄的情況，一出口卻是：“剛纔那是誰？”母親說：“半路碰上的，不認識。”我聽了便有一些生氣，責怪她不吸取教訓，早晨剛被騙，下午又跟不知底細的人說家裏的事。

“聽口音，是北方人，挺挺好的。”母親小聲說。

“以後不要跟陌生人說話，有話回家說。”或許我的語氣過於嚴厲，母親的臉一下紅了。

我大學畢業後留在武漢，父母退休後便雙雙過來。母親是山東人，父親是湖北人。在武漢生活，對於父親來說，是葉落歸根；對於母親來說，則是嫁雞隨雞。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她，聽不懂武漢話，也受不了武漢的氣候。

被騙這件事，讓母親幾個星期都沒睡好覺。我一再告訴她，騙子的同夥一定早就摸清了我

一窩騙子，讓母親去認人。

被抓住的正是騙母親的那伙人。可從公安局回來，母親卻一點兒也不高興。她默默地去廚房準備晚飯，輕手輕腳地洗菜炒菜，仿佛犯了大錯似的躲着我們。父親悄悄告訴我，詐騙團夥里有一個人是常與母親一起鍛煉身體的“老朋友”。

在我們看來，這是一件小事，母親卻因此一下子變得蒼老起來。父親說，她是心里有火，一

不要和陌生人說話

們家的情況，所以才會有“神機妙算”，讓她深信不疑。母親很不喜歡我的說法，在她看來，每一個主動與她說話的人都是好人。

“那個小張，不笑不說話，那個推銷保健品的，從沒逼我買東西，倒是總教我保健知識；還有水果店的小王，是我們老鄉……”母親說得委屈，父親卻不耐煩地打斷她：“你怎么就有那么多話要說？”

與母親相比，父親的性格則開朗得多，並且愛好廣泛，在小區里有棋友、麻友、釣友。我曾經建議母親去跟小區的老太太一起跳舞，她不願意。母親一生操持家務，除了看看農村題材的電視劇，幾乎沒有什麼愛好。

兩個月後，公安局打來電話，說在附近端了

直沒嚙下這口氣。

轉眼秋天到了，這是武漢最好的季節。母親卻極少出門，連早鍛煉都放棄了。

早晨，她忙完一家人的早餐，便坐在桌前，邊看我吃早點，邊與我說話。母親喜歡說過去的事，而那些事情，身為女兒的我，已經聽過太多次。偏偏早餐時間又短，我寧願安靜地吃點東西，想想當天要處理的事情。所以，對於母親的嘮叨，有時我是不耐煩的。母親一旦看出來，便會噤聲。如此幾番下來，她便也對我說得少了。

一天，我的一份文件落在家里。回家取時，家里靜悄悄的，我以為沒人，卻聽到母親在陽臺上說話，聲音不似平時，倒有幾分像夢囈。我蹣跚躡腳地走過去，只見母親站在陽臺上，手里拿



着幾張照片，照片上是她在家鄉的幾個老姐妹，有的已經故去，有的也跟着兒女去了外地。“我大兒子在山東，二兒子在四川，你們家小安子還在上海嗎？上海話難懂吧，武漢話我都聽不太懂……”母親絮絮叨叨地說着。在沒有朋友的都市里，在都市安靜的一角，母親的背影顯得那么孤單。

我終於明白一生慎重的母親為什麼會上當受騙了。孤獨的人總是格外貪戀那一點關懷與溫暖，哪怕只是簡單的一句搭訕，總好過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在沒有回憶的街道上。我眼里含着淚水，悄悄鎖門離開。

晚上，我對母親說：“今天下班回來，有個人問我‘你媽是不是回老家了’。她說很久沒看到你，想跟你聊天。”母親的眼睛里閃着光，急急地詢問我那個人的長相，然後眯起眼睛，認真地聽我描述。

“是老趙吧，我們山東老鄉，不過，也可能是老陳。”母親說。

“媽，你看你，整天不出門，小區里你的朋友都想你了。”我說。

母親臉頰地笑笑，不好意思地說：“我也沒有什麼朋友。”
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沒看到母親的身影。父親說她去健身器材那兒了。

上班前，我特意繞到健身器材處，遠遠地看到母親一個人在轉腰器上百無聊賴地轉動着身體，花白的頭髮在晨風中似江邊秋日的蘆花。旁邊的跑步機上，一個中年婦女在跑步。過了一會兒，中年婦女上了另外一個轉腰器。在我母親的對面，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始聊天。深秋的日光忽然變得溫暖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說：“媽媽，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，即使那是一個女騙子也沒關係。”

世界上最可怕的並不是騙子，而是孤獨。當我與父親將母親從她生活了一輩子的小城市連根拔起，移植到武漢這座大城市時，她就成了一株沒有養分的樹苗。她隱忍、認命，努力地不留戀過去。然而，每個人都屬於社會，都需要一個儘可能大的世界。在與這個世界中的各色人等的交流中，讓她感到自己被需要、被重視。